

## 新春心愿

## 红红的春联

魏振强

前几天看到一幅画面：书家们到乡下送春联，两个四五岁小姑娘站在边上看，纸红红的，小姑娘的衣服红红的，脸蛋也是红红的，她们亮闪闪的眸子追着书家腾挪的手，满是新奇、专注和艳羡。心下不由一动：多么干净的眼神！

几十年前，乡下太穷，但再穷的人家也会在过年时庄重地贴上春联。春联伏在门上，屋里屋外都有喜气；人从门前过，脸庞被映得红红的，陡然添了生气。有喜气，有生气，才像过年的样子。

穷困时代的乡下，字写得好的人不多。会写字的人年前最忙，忙到屁股很少能落到板凳

上。他们笔走龙蛇，一帮小娃围着看，新奇、专注而又艳羡——这也是写一手好字的人得到的最高礼遇。

白云苍狗。当年看人家写春联的人，如今渐渐老了；而那些写春联的人，有的更老，有的去了另外的世界。但贴春联的习俗还在。有春联，年才像个年。

春联年年写，年年新。国人大多含蓄，但在春联这件事情上，始终大开大阖。红红的纸，黑黑的字，写尽吉祥，写尽喜庆，写尽平常人家小小的梦想。

## 我的想念，风知道，云知道

江觉迟

时常，我想起一句话：漫游的人对于远方、理想，比他对自己的身体、脚步更为信任。也许正因为这样的信念，才让我走过很远的路，结识很多的人，尤其是我亲爱的草原孩子。年关将近的时候，每天都会接到他们的电话，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声音：

“梅朵妈妈，我们想你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妈妈，你身体好吗？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梅朵老师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你回来吗？”

可爱的益西措，活泼的曲珍，性格有点内向的向秋巴姆，都在声声呼唤。可当我最终下决心回到孩子身边时，姐姐又在这么呼唤：“小妹，年关近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过年？”

两地相同的呼唤声经常会让我泪眼朦胧——能称作“回来”的地方便是家。我的家在哪里？孩子们说：妈妈，我们从小跟着你长大，碉房就是我们的家。姐姐说：小妹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千万要记住我们的家。

曾几多时，因为两头犯难，我困在其中。因身体原因，冬天我无法在草原上住得太久，但冬天又是最想念的时候。想念至极，就要烧一壶热气腾腾的酥油茶，放支草原曲子，边听边喝；时而沉浸，时而躁动，时而温暖，时而伤怀。但不管怎样，总感觉还少点什么。这时，人就会变得比往日勤快，就想把这种想念通过一种方式宣泄，也顾不得身体好不好，工作忙不忙，统统丢下，突兀地发个朋友圈，约朋友们到乡下去烧茶。乡下场

地大，可以聚集更多朋友，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有从草原带下来的新鲜酥油——我这么吆喝。“报名”的人立马爆棚。我赶紧放下手中事，忙着备茶碗、酥油、糌粑、砖茶、牛奶，开头灶，烧酥油茶。

当香浓滚烫的酥油茶倒入洁白的瓷碗，呈现在朋友们面前时，我的声音也如香浓滚烫的酥油茶：“请大家慢慢品尝，这茶碗是专门为草原酥油茶配备”“我寻了整个城市的瓷器店才买到它”“喝酥油茶时请趁热，这样才能感受它的香浓味道”“酥油茶的表面上浮着一层金黄色物质，那是浮酥，浮酥”……喝茶的朋友充满惊喜，夸说：“没想到喝酥油茶还有这些讲究，见识了！你的盛情更令我们感动！”

但我的朋友们，在感动之余，你们可知道，我在想家，想念我的孩子们——酥油茶的袅袅香气，是我对孩子们的不尽思念！

酥油茶整整烧了三天，才感慨地收场。回到城市后，经过一个广场，看到一群冒着严寒跳广场舞的大叔大妈，有支曲子响起来，是《卓玛》。听到熟悉的草原风，我的心又沦陷了，不知不觉来到广场前方的大湖边，找个无人的空旷地带，面对一湖水胡乱吼起来。返程时遇一邻居，同她招呼，她有点惊讶，关切地问：“你感冒了吗，嗓子哑了。”这时我才意识到光只知道唱歌，一首接一首地唱，也不知嗓门多大，吼了多久。

冬天里，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对朋友聚餐劲头十足。席间，每每酒喝到兴头上，总有人提议大家唱歌，之后便是你推我让，都不好意思先

开口。这时的我总在心头窃喜：你们不唱就我来吧，我要唱一曲草原孩子最爱唱的“草原锅庄”。兴奋地等待轮到我，真好比孩子在等待糖果。最后终有人提议由我开唱。我的嗓门立马一亮，一曲高歌。朋友们个个兴奋，热烈鼓掌，都夸歌声好，夸我直爽。不知他们可还知道：我高歌，只是我在想家，想我的孩子们。

想念的时候就唱一曲草原锅庄，我的孩子，我知道你们能听到，因为风和云朵将会帮我传递心声。亲爱的孩子们，我愿新的一年，你们心灵依然纯洁，依然快乐健康！愿风能将我这小小的愿望带到我的家，那遥远的雪山和草原上。



江觉迟，非物质文化遗产“裁襟勒子”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2005年上西部高原，自带资金创办草原孤儿学校。十六年中，前后收留安顿大批草原孤儿及单亲孩子。出版长篇小说《酥油》《最后的女权王朝》《雪莲花》《邦金梅朵》及《西藏情歌》《桐城渔歌记忆》。

陽春佳節暢吟懷

吉語紅聯添喜氣